

論懷孕女性職業技藝展演者的 體認與策略

郭憲偉*、郭金芳**

摘要

懷孕，在技藝展演的性別光譜中，無疑是角色與專業認同衝突的來源，即使它本身是個體自然的變化歷程。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女性職業技藝展演者在懷孕前、孕期與產後等三階段的身體技藝與意象、職場處境與策略，以及專業認同。本研究採用敘說分析，針對臺灣U表演團與其所屬的展演者，進行訪談的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結果歸納出四大主題：一是展演者的「身體技藝的養成」，強調的是身體塑造與強化身體技術表現，來達到並符合該技藝項目的能力水平。二是「職場威脅的因應」，聚焦於展演者面對生存工作權的威脅所採取的因應措施。三是「身心技藝的脫序」，闡明展演者在產後面對己身的體態、體知與體技三者間無法統合為一的感受，亦是身體意象、身體技藝與身體記憶的脫勾。四是「個體行動的特性」，詮釋展演者在懷孕期間歷經了對一個新生命的承擔，以及復出前深刻體察到身心技藝不和諧的挫敗，不僅強化了其心理的韌性，更以實際的行動證明，舞臺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關鍵詞：懷孕、身體技藝、女性展演者

* 郭憲偉，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E-mail: kuohsienwei@gmail.com

** 郭金芳，真理大學運動管理學系副教授，E-mail: kgfntcpe@yahoo.com.tw (通訊作者)

On the Awareness and Strategy of Pregnant Female Professional Technique Performers

Hsien-Wei Kuo^{*}

Chin-Fang Kuo^{**}

Abstract

Pregnancy, the conflicting source of rol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gender spectrum of professional technique performance, is a natural process of female body chang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body technique, body image, career strategy,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female professional performer before/during/after pregnancy. The method of narrative analysis was used to gather and analyze the data of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four themes. First, “the cultivation of technique body” illustrates that the body technique performance was formed and strengthened to meet the capability. Secondly, “the strategy for career threat” was employed by participants to reply the threat of losing job during pregnancy. Third, “the technique of body and mind in disorder” happened to participants’ body image, body technique and body memory could not be into one. Finally, “the woman’s individual agency” points out emphatically that participants strengthen their mental toughness and know how to perform their bodies well in nowadays stage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pregnancies and going back to the stage.

Keywords: pregnancy, body technique, female professional performer

^{*} Hsien-Wei Kuo,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nan Institute of Nursing

^{**} Chin-Fang K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ort Management, Alethei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一、前言

當技藝表現的載體，¹變成了繁衍生殖與哺育後代的懷孕身體，不被社會、文化、歷史、心理、運動、表演藝術與性別研究學者關注，進而女性技藝展演者成為研究對象時，其身體經驗與社會文化，以及科技醫療等相互影響的過程，很可能在我們的認知地圖上缺席，遂不被嚴謹地對待且進行分析與理解，更遑論政策的論辯、修改與制定，或將女性技藝展演者納入生涯教育規劃的藍圖裡。因為能像美國著名女詩人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書寫自己哺育經驗之真實感受的母親並不多，而女性也很少被給予此種機會，故女性的經驗持續被排除在文化史之外。²

在技藝展演的領域裡，女性展演者會因懷孕與哺育等身體自然變化的過程，在其職業生涯中，被迫或主動中止演出或出賽。例如曾譽為臺灣雜技之花的張元貞，³在2007年與研究者的一次交談中提及，懷孕4~5個月的她仍在表演，但須不時到醫院打安胎針，直到醫生告誡她流掉小孩的高風險後才停止演出。處在一個風險越來越高的社會中，懷孕的女性常常被鼓勵要做出正確的「選擇」，來將風險減到最低，其中最好的方法就是聽從專家的忠告，⁴應明智選擇我們社會文化讚許及可接受的「對」的事，

¹ 廣義地包括女性雜技、藝術、舞蹈與文化表演者的身體，以及女性運動員的身體。本文由於研究對象的可及性因素，故陳述焦點在女性職業雜技表演上。本文的結果亦可做為日後研究對象以藝術、舞蹈、文化與運動的職業女性為主要的研究之參考文獻。

² 參閱帕特夏(Patricia)著，《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夏傳位譯)(臺北：巨流，1997)。

³ 張元貞為「大中華技藝團」團長張起超之女，曾於1960年代創立「木蘭花特技團」，風行於臺灣夜總會與酒店。

⁴ E. Murphy, "Risk, Responsibility, and Rhetoric in Infant Feed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9.3 (United States, June 2000): 291-325.

而非個人自由意願、隨心所欲選擇自己想要的事。雖然我們不可否認，懷孕的女性技藝展演者也有個人自主能動性，但她們被性別化的身體（即陰性氣質與月經體質決定了職場項目），再加上懷孕這個元素（身心驟變、行動不便、漫長孕期、產期和月子期、虛弱不完整樣態等因素），使其不得不暫別職場，且烙印上「雙重脆弱」⁵的標籤，於是社會文化、科技醫療、商業消費主義等不留情地在「此身」進行加工、操控與監督。

從葛茲 (Glifford Geertz) 的人觀而言，男女生物性身體差異是未完成的，需要後天文化加以補足完成。⁶男女生物性身體與文化性身體是交互滲透影響，成長過程中，社會文化在生物性身體上做了許多干涉，灌輸男孩女孩種種對於身體的知識與價值觀，這是社會文化給予原生身體的特別訓練。這種對原生身體的特別訓練，在男女角色與分工上，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女性進入工廠工作，男女身體論述開始貶低女性身體，接著月經與跟隨著而來的懷孕成為被攻擊的焦點靶子，性別差異越趨明顯地被刻意強調。⁷性別或性屬 (gender) 是一種持續的過程，內含社會對男性和女性各自行為特徵的期待，而非單純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物特性，而在傳統刻板印象中，性別被二分化且兩者擁有絕對相異的特質。⁸於是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性別教育無所不在地透過知識與學習體系，進行日常化與內

⁵ 女性這個性屬在社會中，相較於男性通常是脆弱的，而懷孕的女性更是脆弱中的脆弱。

⁶ S. Errington, "Recasting Sex, Gender, and Power: A Theoretical and Regional Overview," *Power and Difference*, ed. J. M. Atkinson, & S. Erringt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8.

⁷ 張珣，〈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以當歸為例〉，《考古人類學刊》，67（臺北，2007.06）：71-116。

⁸ 朱蘭慧，〈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形成與鬆動〉，《應用心理研究》，17（臺北，2003.03）：85-119；楊婉瑩、林珮婷，〈當「男女有別」變成「男女不平等」——性別角色認知與政治效能感〉，《女學雜誌》，29（臺北，2011.12）：121-172；R. D. Ashmore, F. K. DelBoca, & A. J. Wohlrs, "Gender Stereotype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Female-Male Relation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entral Concepts*, ed. R. D. Ashmore, & F. K. DelBoc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6), 69-119.

在化的工程，操控了其性別化的身體意象與行為。⁹女性的身體經驗被賦予強烈的社會與心理意義，導致節食／厭食等行為以及苗條和瘦等美麗的形象緊扣在一起。¹⁰這些體態都隱含著一種道德意義，男性的身體經驗亦是。兩種性別都在區分構造的作用下彼此相關地存在，既是理論也是一種實踐。¹¹

身體技藝展演，主要仍是「性別化」的活動，從來不是性別中立的。它的性別光譜的兩端，一端是男性氣概，強調肌肉線條、爆發力與競爭性；另一端是女性氣質，強調平衡、優雅、流暢與協調，性感曲線，屬於迎合男性凝視目光的表演性形態。於是，女性展演者的身體技藝養成計畫，遂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中進行塑造與執行，而性別歧視與專業認同高低，會在違背此光譜的範疇中產生。

職是，本文探究懷孕女性職業技藝展演者的體認與策略。當這樣可以展現高超技藝的身體，內在孕育著另一個生命時，前者身體的生理機能會因之而改變，當承載技藝的身體感知和表現能力隨著這個身體組成的改變而產生變化時，女性職業展演者如何看待自我身心變化以及在場域之中採取的因應策略，將是本文關切的課題。

二、方法

本文關注歷經孕期與分娩經驗的女性職業技藝展演者，但很明顯地，懷孕且在職的女性技藝展演者並不是一個易接近的研究對象。很幸運地是，在田野中遇見了三位願意回溯且分享其懷孕與產後經驗的展演者。由

⁹ 陳雅萍，〈身體·歷史·性別·權力：舞蹈劇場與臺灣社會，1980s-1990s〉，《民俗曲藝》，161（臺北，2008.09）：39-81。

¹⁰ K. D. Brownell, "Dieting and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Body: Where Physiology and Culture Collide," *Behavior Therapy*, 22.1 (United States, Winter 1991): 1-12.

¹¹ Refer to P. Bourdier, *Masculine Domin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於我們的意圖並不是要將研究發現泛論到其他女性的經驗上，也不是要在當今社會裡，建立一個有關技藝展演者懷孕身體或其地位的巨大理論，我們的目的是為展演者分析其懷孕經驗，產出一試驗性的、在地的、適度的、時間性的及互為文本間的事實。¹²本文採用敘說分析來進行懷孕經驗的敘說，即不認為此會是個問題，因為不管是研究者或展演者所經驗的每一件事立即成為了過去，而且過去的每件事都是需要經過回想。經驗的豐富性只能透過記憶建構，而且不超出自身的經驗之外。¹³再者於任何情況之下，展演者的故事都不是事先錄製播放，因為由敘說者講出的每一個敘述都是新的敘述，新事件是在事件的歷史裡正在被敘述。¹⁴在此，本文要強調的是，比起只提出閱讀的資料是正確的資料，更希望嘗試傳達我們建立在資料分析上的爭論的可信性，¹⁵並且盡可能完善地描繪出演展者自身懷孕的經驗與想法。

在研究對象上，本文透過研究者人際網絡，以立意取樣方式針對臺灣 U 表演團，招募到願意分享個人技藝、孕期和產後身體經驗與心理狀態發展歷程的參與者。在取得表演團的認同與允許證明，以及展演者個人簽署的同意書，解決了研究倫理的顧慮後，研究者遂於 2010 年開始至 2015 年間，陸續前往該表演團所在地進行訪談。在此期間同時完成三位展演者面對面的訪談，每位共有正式訪談二次以上，且於首次正式訪談前，研究者表明展演者與主題的關係，並說明其意義與目的。展演者 A 是一位軟功演員，39 歲，學齡 8 年，職齡 21 年，面訪時間為 2010 年 6 月 15 日、

¹² S. Warren, & J. Brewis, "Matter over Mind? Examining the Experience of Pregnancy," *Sociology*, 38.2 (UK, April 2004): 219-236.

¹³ S. Linstead, "Objectivity, Reflexivity and Fiction: Humanity, Inhumanity and the Science of the Social," *Human Relations*, 47.11 (United States, November 1994): 1321-1346.

¹⁴ Refer to N. K. Denzin,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¹⁵ S. Warren, & J. Brewis, "Matter over Mind? Examining the Experience of Pregnancy," 219-236.

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25日，以及2015年4月10日。展演者B也是軟功展演員，34歲，學齡8年，職齡16年，面訪時間為2012年3月7日，以及2014年6月13日。展演者C是扯鈴底座展演員，43歲，學齡8年，職齡25年，面訪時間為2010年6月15日以及2014年6月13日。這三位參與者的職齡（從事職業演出的時間）皆在16年（含）以上，其中二位歷經二次懷孕。

本文採以敘說分析，著重於個人認同的轉變、體現與自我（selfhood），而不是一種普世經驗。¹⁶本文試圖捕捉在一特定時間，特定脈絡之下的女性生命經驗，從特定展演者的內在觀點出發，尊重其個體意識和生命意義，嘗試用感同身受的角度，來理解其內在經驗的世界。¹⁷敘說具有將生命經驗成為有意義的故事、時間性和情節性的結構性質、反映個體生命歷程、重視情境與文化脈絡，注重合理性等特質。¹⁸敘說者在敘說過程中，進行自我探究與追尋的過程，並呈現他對世界與自身的瞭解，也就是敘說性理解，而研究者透過敘說過程的解讀，發現與釐清敘說者特定生命經驗中的意義。¹⁹

訪談大綱的發展，建基在文獻的論點耙梳，與初進入田野和研究對象

¹⁶ M. Nash, “‘You Don’t Train for a Marathon Sitting on the Couch’: Performances of Pregnancy ‘Fitness’ and ‘Good’ Motherhood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4.1 (Amsterdam, January-February 2011): 50-65.

¹⁷ 參閱高淑清，《質性研究的18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麗文文化，2008）。

¹⁸ J. Muller,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rimary Care,”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ed. B. F. Crabtree, & W. L. Mill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221-238.

¹⁹ 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自我敘說研究中的真實與真理：兼論自我敘說研究之品質參照標準〉，《應用心理研究》，56（臺北，2012.12）：19-53；F. M. Connelly, & D. J. Clandinin, “Stories of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5(United States, June-July 1990): 2-14; T. Moen, “Reflections on the Narrative Research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5.4(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06): 56-69; M. Sandelowski, “Telling Stories: Narrative Approach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mage: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23.3(United States, September 1991): 161-166.

的言談，最後由兩位研究者共同檢視、協商與確定。訪談程序，首先請展演者從個人身體技藝的養成與表現談起，包括何時開始？如何培訓？為何是該專項？對此專項的想法？在表演團的工作情形為何？藉此勾勒展演者技藝的身體意象。訪談過程中，研究者謹守聽者的原則，並賦予說者敘說的自由空間，²⁰同時聚精會神傾聽展演者對問題的任何回應，以促進訪談者與展演者之間的正向關係發展。²¹其次，在雙方彼此產生信任關係後，進一步詢問參與者的懷孕經驗。例如不同孕期對訓練和演出的影響，產後身體狀態、訓練與演出的歷程與想法等。

所有言談皆在雙方互信與同意下錄音並謄出逐字稿，且以縱向閱讀每位展演者的訪談逐字稿，橫向比較分析各逐字稿內容，以理解且重組參與者對自身技藝與能力，以及職業表演場域裡懷孕的身體，說了「什麼」和「如何」言說。²²在資料呈現方面，透過匿名方式以保護展演者個人，訪談資料引用方式寫法，例如 A11-10.6.15，表示 2010 年 6 月 15 日展演者 A 在該面談中的第 11 次具有意義情節的話語或概念的分享。最後，研究者擬訂檢核函請參與者協助檢核訪談內容，以增加本文資料分析的可信性與有效性，也是研究者對學術道德與參與者的責任。²³

²⁰ 參閱高淑清，《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克蘭迪、肯奈利 (D. J. Clandinin, & F. M. Connelly) 著，《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蔡敏玲、余曉雯譯)(臺北市：心理，2003)。

²¹ S. R. Chang, Y. M. Chao, & N. J. Kenney "I am a Woman and I'm Pregnant: Body Image of Women in Taiwan during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Birth*, 33.2(United States, June 2006): 147-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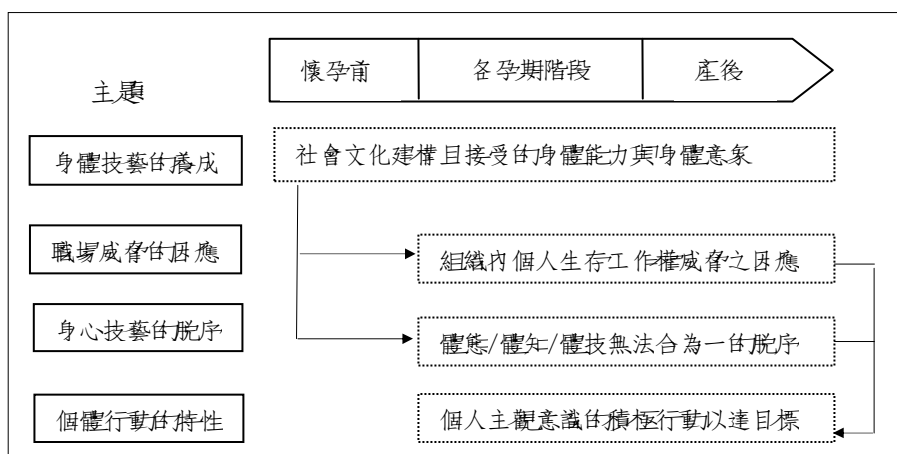
²² C. Gatrell, "Policy and the Pregnant Body at Work: Strategies of Secrecy, Silence and Supra-Performance,"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18.2(United States, March 2011): 158-181; E. A. Harper, & G. Rail, "Contesting 'Silhouettes of a Pregnant Belly': Young Pregnant Women'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Body," *Aporia*, 3.1(United States, January 2011): 5-14.

²³ R. Josselson, "The Ethical Attitude in Narrativ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ities," *Handbook of Narrative Inquiry: Mapping a Methodology*, ed. D. J. Clandini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7), 537-566.

三、結果

本節針對展演者自身對身體的技藝能力養成、懷孕與產後期間身體組成的改變，以及再度重返舞臺的背後艱辛，這一連串的歷程，展演者如何面對與因應，藉由身體經驗的敘說，經由研究者整理出逐字稿的內容並與展演者相互驗證，以及反覆推敲思索，歸結出四大主題（如圖一）。

主題一為展演者的「身體技藝的養成」，指的是在社會文化制度所被制約與塑造的性別技藝形象，通常在稚齡時期就開始進行塑造與強化身體技術表現，來達到並符合該技藝項目的能力水平。主題二「職場威脅的因應」，敘明懷孕這個元素本身的存在，對女性職業展演者生存工作權的威脅，此層面亦受到臺灣社會文化作用。主題三「身心技藝的脫序」，闡述展演者在孕期與產後，因身體的改變影響在舞臺上專業的表現，這個不受



圖一 受訪者孕期與產後的身體經驗

註：虛線框是各主題的內容與意涵；箭頭是連結各主題，代表各主題之間關係是彼此牽繫的，無法單獨存在。孕期通常分三階段，懷孕三、四個月前為第一孕期，肚子不大明顯；五、六個月後肚子明顯隆起為第二孕期；第八個月後胎兒成長快速進入第三孕期。產後為生完哺育的兩年內。

控制的「亮相」²⁴，是一種體態／體知／體技無法統合的脫序，²⁵是身體意象、身體記憶與身體技藝的脫勾，對專業低認同感影響極大。此亦與前二主題敘說內容的認知與意涵有著緊密關係。主題四「個體行動的特性」，說明展演者孕期前與生產後階段的行動與經驗，如何在不同階段的風險網絡中，展現不同的行動特性。

（一）身體技藝的養成

在田野中，我們發現本研究展演者所屬的 U 表演團，男性演員被賦予陽剛魅力與掌控全場的要角，其技術偏向力與美的表現，像是地圈、大小武術、翻滾、飛叉、椅子頂、皮條、中幡等；女性演員則以陰柔、優美與協調的姿態呈現，其身體的樣態表達出女性被呵護、被關愛、被憐惜的一面，如軟功、盤子、扯鈴、蹬技、滾杯、綢吊等，此呈現出的是，男／女性展演者的技藝項目在一開始就與各自的性別氣質劃上等號。對此，展演者 C 提及，「小時候班上有位男同學，盤子非常厲害，筋骨也非常柔軟，但局限於他是男生，因此，不能站在舞臺上。(02-10.06.15)」而三位展演者，從小就被限定在陰性柔美的技藝項目上，再由老師或師哥姐依個別身體的素質條件，從這些柔美技藝項目裡選擇專業項目。

隨著全球化時代與性別平等意識的抬頭，有些性別項目已不再是絕對，它會因身體條件有所改變，或隨著個人喜好與興趣而有所變化。女性演員不再局限於特定表演項目。舉例中幡這項劇目而言，它展現的是男性的陽剛氣質與團隊默契，且道具（竹竿）較重，必須要有超強的臂力與腕力，才能舞出各種花樣，諸如霸王舉鼎、金雞獨立、龍抬頭、蘇秦背劍、太公釣魚等難度動作。因此都以男性展演者擔任此角色，不過現今亦有女

²⁴ 意即技藝展演者在展現技藝或上下場時，身體由動態轉變為靜態的姿勢，目的在於突顯其藝術的優美與高超的技法，增加視角感觀效果與氛圍。

²⁵ 意即女性職業技藝展演者因懷孕與產後期間，身心的變化而導致身體意象、身體記憶與身體技藝的脫勾，使之無法發揮應有的技藝展現。

性展演者在舞臺上舞弄中幡，此時總帶出了觀眾讚嘆驚訝的拍掌叫好聲。而在男性展出女性氣質的項目例子，如展演者 A 的訪談中提到，「2013 年國立 S 學院高職部畢業班的學生，有一名男同學從小就對盤子有興趣，一直練到現在，也舞得很好。(05-14. 04. 11)」該名演員從小自發性學習，雖然受青春期影響身體筋骨變得較為僵硬，但他努力克服先天與性別上劣勢，在畢業公演中表現高超個人技巧，同時擔當站頭的底座，雖說細膩度與柔美感的呈現較為不足，但其表現已深受觀眾的讚賞。不過，類似這種個人試圖突破傳統性別框架，不顧眾人異樣眼光與反對，堅持圓夢的例子仍是少數，至少在展演者所屬的田野中尚未有這樣的特例。

上述性別化技藝的刻板印象也呈現於展演者的身體的樣態上，例如軟功與綢吊的女性展演者，從小就被教育身材必須保持纖細，在舞臺上才會好看，對此極為要求自己的展演者 A 非常強調（見下述引文底線），「我覺得我自己的身材是愈瘦愈好，畢竟，我現在是一位專業演員，我必須維持好身材。(06-10. 06.15)」此處「維持好身材」是為了能夠穿得下那襪織合度的專業亮麗的服裝，畢竟它們從來就不是為了臃腫身材而存在的，因為臃腫身材代表著舞臺上的動作姿態的醜陋，毫無美感，於是腹部多了一吋肉讓身材走了樣的事情，是絕對不能發生的。這對自己身材十分重視的展演者 C 而言，意味著自己是一個沒有自信，對不起臺下觀眾，無法稱得上是專業的展演者。

（二）職場威脅的因應

與胎兒共舞的時間與強度，三位展演者皆不相同，展演者 A「懷孕初期仍持續演出，當時自己根本不清楚懷孕了(11-10. 06. 15)」，但在幾次演出後因感到特別疲憊，無法進食，就醫才被告知，由於擔心會造成身體和胎兒的傷害，便立即停止訓練。展演者 B 懷孕後雖停止演出工作，但仍持續練習至八個月才完全停止，誠如其言之：

我是一個好動的人，雖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告知停止演出，但仍一直從事訓練到第八個月，當然不是練主要專項軟功，而是扯鈴、盤子、倒立、劈腿，懷孕對我來說沒有阻礙，而且訓練是為了維持技術與身體能力，也可避免生育後體能迅速下降。(17-12. 03. 07)

展演者 B 認為懷孕僅是身體上的轉變，身體還是可以接受訓練，只不過訓練強度會隨著懷孕週期而日益下降。展演者 C 懷孕初期，雖持續不斷地訓練與演出，但「仍不時擔心訓練與演出過程，會傷到肚中的胎兒，因為懷孕確實改變了我的生理狀態與體質，食慾變得很不好，體力急速下降，嗜睡，注意力無法集中。(13-14. 06. 13)」

三位展演者對孕期的觀點和處理方式（完全停止演出和訓練、繼續演出但停止訓練、繼續訓練和演出），以及心態（一方面擔心害怕傷及己身和胎兒，另一方面擔憂體能與表現力的下降）雖有差異，但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懷孕這件事能夠隱瞞團方多久就隱瞞多久，直到紙包不住火為止。例如展演者 C 的處境：

當時我知道自己懷孕，但因為害怕喪失這份工作，而且當下又有重要演出。因此，我拖到演出後（懷孕約三個月後）才告知團方。最主要是因為演出時動了胎氣，有出血現象，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告知團方。(10-10. 06. 15)

曾一度想拿掉孩子的展演者 C，一直徘徊於兩難之中，所幸在丈夫的支持與朋友的鼓勵下，才得以堅強地面對一切。但在這段期間展演者 C 不斷地與肚中寶寶對話，和寶寶說不要調皮要聽話，要與媽媽一起勇敢活下去，這樣糾結的心情，讓展演者 C 時常半夜暗自哭泣、難以入睡，最終因演出時出現的身體警訊（出血現象），必須安胎之時，不得不告訴團方。三位展演者在被團方知道懷孕後，皆紛紛被要求停止演出工作，而轉

任協助相關行政業務的辦理。期間三位展演者心裡總有一股無法回復展演者身分的隱憂，因為替代自己職位的新人，在此期間很可能就完全取代了自己，同時也擔心害怕自己會以此種方式慢慢被邊緣化而自動或被迫離職。雖然她們也都曾想過請產前假及育嬰假，但因擔心生計問題皆作罷。

（三）身心技藝的脫序

分娩後的身體回復對女性而言是一大折磨，尤其是女性展演者，坐滿月子後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迅速回復技藝與身材以重返舞臺，只不過，此時的身體彷彿是七筋八脈全斷，武功盡失般，骨頭肌肉如同被拆解、重置般地虛脫乏力，還得忍受自然產會陰重縫傷口，或剖腹產傷口疼痛與照料。產後復出的浩大工程，對女性展演者無疑是一大挑戰，足以讓展演者 B 至今印象深刻：

演觀光戲時，雖然我想完全呈現，但就是沒辦法，像是罐子翻轉或鏟子，前二個還沒問題，第三個就開始東倒西歪。(20-12.03.07)……記得有次演出，我要大跳出場，我覺得自己可以跳得很高、很漂亮，結果谷堤很低、很醜、很難看；再以柔功的後拔展來說，以前可以輕輕鬆鬆做得很完美，但現在谷不是這樣，變得支撐腳一直發抖，腿雖然勉强拔起來至 180 度，但一直晃動，頭想碰大腿但谷怎麼也碰不到。(10-14.06.13)

回想起兩次生育後的首次上臺演出，展演者 B 仍覺得都是一場惡夢。演出前，就像是學生時期第一次上臺演出，既緊張、害怕又期待，緊張與害怕的是，這麼久沒上臺是不是無法掌控自身技藝，動作是否能順利完成；期待的是，渴望再度回到舞臺，揮灑自我、表現自我，贏得全場觀眾的目光。這樣的矛盾心態讓展演者 B 無法整理思緒、調整步伐而影響技能表現，加上身體能力尚未完全回復，以致於身體與思維脫勾，無法連結，

表現上也就不盡理想。

對展演者 B 來說，萬萬沒想到「生完後體能與基本功方面的維持應該是沒問題的」的想法完全是錯的，因為懷孕期間八個月的自我訓練完全失效。產後哺育的身體如同初生嬰兒般，什麼都不會，她質疑自己能否再度回到職場。如「劈腿」這個簡單的基本功動作，回來後卻變得會痛，她很納悶生育前仍在劈腿，怎麼短短三小時的生產過程，以及不到二個月的坐月子時間，會讓身體有如此巨大的變化，而且在動作的操作上，心想的與實際操作的落差很大，例如倒立、下腰等，本是輕鬆簡單的動作，原可以不假思索，突然之間變得很陌生、很生疏；倒起立來一直晃動，下起腰來也掌控不了連動關係的肌肉群，就連簡單的跳躍動作，跳起來很遲緩、很笨重，完全跳不起來。

展演者 A 也有同樣感受，明明知道所有技巧的使用方式，但卻完全使不上力，尤其是肚子，整個都是肉，完全沒有肌力，無奈的感受在下述中表露無遺：

坐完月子後，我覺得我的體力與柔軟度都變得很差，由於我是剖腹產且又從事軟功表演，我覺得肚子很硬根本沒辦法下腰，就這樣，我整整休息半年，才開始下腰。(18-10.06.15)……身體也變得很笨重，連倒立最基本技巧也無法完成，完全不會一樣。(10,15-14.4.11) 休息了八個月後我才能上臺演出，體能狀態大概只回復八成左右。(07-14.04.25)……由於太久沒上臺，讓我特別緊張，尤其是在舞臺當下的感覺，特別地虛，連腳都站不穩，甚至連謝幕前的前滾翻都翻不好，起身還眼冒金星，丟臉死了。(03-15.04.10)

相較之下，展演者 C 坐完月子回到劇團不到一個月就要演出，讓她倍感惶恐。她感嘆：

當時我沒有自信，對自己的體態也沒辦法接受，動作當然也就沒有辦法大膽表現出來，只是畏畏縮縮地呈現。當然，體力也尚未恢復，每個動作技巧就像拼了老命一樣，使勁地要完成它。(05-14. 06.13)

因為職場上的需求，展演者 C 只能硬著頭皮上臺，但她倍感壓力與沒有自信。壓力來源是，連簡單的一把三角頂，都無法隨心所欲，像是要拼盡全力才勉強完成；沒有自信的是，身體體態的改變讓演出服裝穿不下去，只能稍做修改，硬穿上去，導致自己羞於面對觀眾。²⁶

(四) 個體行動的特性

坐完月子一回來挫折感很重，心想一夕間十幾年功夫就這樣全毀了嗎？一想到就覺得很煩，也會覺得自己怎麼變成這麼沒有月信的人，未來待在這裡（U 表演團）能幹嘛？(19-12. 03. 07)

上述展演者 B 的想法與感受，確實也是另外二位參與者所面對的現實。雖然回復成效就像展演者 C 所述，懷孕前體能狀態若是 100%，生育後就算拼了命的練也只能回復至 60%，但是對展演者 B 而言，就是面對現實，要不時告訴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不斷地自我激勵訓練：

我是會緊張的，但就只能不斷地練習，一直練、一直練，不管在哪，只要我有時間就會想要練習，因為我一個月後就要上臺，所以不管是練習、減肥、肌力訓練等樣樣都來。但在別人眼裡就會覺得我是神經病，就像我倒立推槓，就會有人說你才剛回來，你又想要幹嘛的話語。我只是想要回復之前的樣子，很努力地練習。(02-14.06.13)

²⁶ 現在的展演者 C，對自己體態的回復仍不滿意，每當要穿兩截式演出服，她必定事先穿連身馬甲，才敢穿演出服裝。

對於從懷孕至回到團裡，整整休息一年半完全沒下腰的展演者 A 而言，懷孕的身體與衰退的機能讓她深知再度回到舞臺的不易，但她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反而堅強面對，不斷地去挑戰自我，藉由每星期訂定的預期目標，讓身體一點一滴慢慢地回復，只不過，此時的身體已不如往昔。雖然技巧仍在，但體能狀態上最大極限也只能回復至八成。²⁷

再者懷孕前身體力量的使用是無須思考太多，身體會依據其記憶而輕鬆達成；生育後，身體的樣態與組成的改變，她們開始會去思考這個動作技巧須使用多少力氣，哪邊該出力、哪邊該放鬆，不去浪費多餘的氣力。當然，這樣的轉變同時連帶的對飲食進行嚴格的控管。懷孕前她們對飲食不太注意，基本上是隨便亂吃，想吃什麼便吃什麼，因為訓練量和演出場次多，再加上代謝率快，身材都能保持；而生育後，她們開始注重飲食攝取，吃得比較清淡，油炸類盡量不去碰觸。整體而言，這三名展演者，面對生育後的身體，不管是體能技術的退化、心理層面的恐懼或者是回復期間的挫折，她們皆坦然地面對相處，且努力克服，不過，不可諱言地，經歷了這些孕育而舞的身體經驗後，她們更懂得運用與拿捏身體，雖然體能技術已不如往昔，但她們總是盡最大力量去改善回復，以爭取再度回到舞臺的機會。

四、討論

本文關切的對象為女性職業展演者原有技藝與表現力，在懷孕這個元

²⁷ 在此我們要強調的是，這樣的回復能力已算是不錯，有些甚至只回復六、七成。另外，若有生育二胎以上者，每生一胎體力的回復更是艱困與困難。如展演者 A 所述：「第一胎若是回復八成，第二胎就是八成中的七成。(20-14.4.11)」當然也有特例，如展演者 B 所述：「我覺得體力一定可以恢復，要看個人意志力。只要有心，就一定能克服，不管是體能或者是技術。(12-14.6.13)」我們也發現自然產與剖腹產身體回復能力也有明顯不同，如展演者 A 第一胎是剖腹產，歷時八個月時間身體才日益回復、重返舞臺；第二胎是自然產，她只花費三個月時間便重新站上舞臺。在這過程中，三位展演者都能清楚地體會到。

素的作用下，產生什麼樣的變化，以及如何調整與因應這些改變中的身體經驗。我們從研究結果中發現，三位女性展演者要在體態、體知與體技三方面取得平衡，是一件極具不易，挑戰性極大的工程，不僅要維護臺灣社會文化認可且接受的身體技藝表現力與身體意象，還要「實行懷孕」這個歷程，²⁸以及傳統習俗（坐月子）與現代科技醫療（打安胎針或人工流產）對懷孕身體的約束，同時還要擔心害怕危及胎兒的生命與承受著失去工作的壓力。在展演者生長的年代裡，身體技藝與經驗的性別化是不容質疑的，然而在其後生晚輩的時代裡，隨著社會觀念的改變，個人自我意識的漸漲，此種性別化的身體教養已不再牢固不可鬆動。

展演者在面對與胎兒共舞的階段，採取的策略是，「身體若無其事地繼續日常的訓練和演出前的集訓，以及登臺演出且保有一樣的水準，藉以隱瞞懷孕這件事。」此種隱瞞、沉默和超前表現的策略，實則在證實懷孕仍有能力做好工作，或展現懷孕的身體是健康的身體，企圖管理和掌控懷孕的身體。因為即使職場上的反性別歧視政策聲明，雇主不能拒絕雇用一位懷孕的女性，也不能因為這位女性懷孕了而解雇她，或降低她的薪水，²⁹然以臺灣的社會而言，懷孕的女性仍處於害怕中，因為她們知道雇主會

²⁸ Neiterman 借用 West & Zimmerman 的觀點，性別是一種「實行」或一項展演，是透過許多日常生活的實踐被感知而達成，將此「實行」的概念運用到懷孕這件事，因為懷孕的女性是被期望去「實行」懷孕，積極地展現社會建立的實踐。意即懷孕的體現是一種「實行懷孕 (doing pregnancy)」的展演，包括透過身體的感覺學習 (learning) 懷孕這件事（可見和不可見的現象：噁心、嘔吐疲憊／胸漲、睡姿、內分泌增多）、適應 (adapting) 照顧身體的新常規，與展演 (performing) 規範性的懷孕信條與常規。從做當中學習、適應和展演懷孕這件事，包含社會期望的好母親（等級依母職社會階梯 [the social ladder of motherhood] 劃分），過程中他人（如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監控和評斷是具有影響力的。作者將懷孕視為一社會和文化的過渡轉變期，懷孕是透過持續不斷和積極「實行」的一種被具體化的經驗。參閱 E. Neiterman, "Doing Pregnancy: Pregnant Embodiment as Performanc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5.5(Amsterdam, August 2012): 372-383; C. West, & D. H. Zimmerman,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United States, June 1987): 125-151.

²⁹ C. Gatrell, "Policy and the Pregnant Body at Work: Strategies of Secrecy, Silence and Supra-Performance," 158-181.

以不同的方式，例如調動職務逼其自動離職，或者如本文展演者的中止演出，或產後調派行政工作等都是一種警訊。

本文也發現，懷孕與產後女性職業展演者的自我認同的變化。它涉及了身體意象、組成與技藝的回復程度。身體的視覺感官魅力，經常被視為是女性認同建構的籌碼。雖然懷孕的身體不被賦予苗條的陰性氣質的期望，因為身體的改變與體重的增加，是理解胎兒成長的指標，以及母親這個新角色的象徵。然在當今消費主義掛帥的社會強調，漂亮孕婦／媽咪，重量的增加僅能在腹部的身體意象，以及產後快速回復身材等，卻是焦慮、不安與恐懼的來源。³⁰本文展演者除了產後減重的壓力，還包括懷孕前已被塑造好的身體結構組成的回復，以及早已鑲嵌植入身體記憶中的技藝與表現力，因此當體態、體知與體技無法同時在展演的舞臺上成一體時，專業形象與專業自我認同就會降低，甚至消失。這說明女性如何在懷孕期間與產後重新協商女性氣質與身體的運用，會牽涉到自我認同的後續發展。³¹

時至今日，三位展演者仍活躍於舞臺上，她們懷孕的身體經驗與作為母親的歷程，確實強化了身為女性的抗壓力和自信心，這種孕育生命的承擔與體力和精神，提升了她們的身體和心理韌性，使之因而更為堅忍。

引用文獻

朱蘭慧，〈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形成與鬆動〉，《應用心理研究》，17（臺北，2003.03）：85-119。

³⁰ E. A. Harper, & G. Rail, "Contesting 'Silhouettes of a Pregnant Belly': Young Pregnant Women'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Body," 5-14.

³¹ L. Bailey, "Gender Shows: First-Time Mothers and Embodied Selves," *Gender and Society*, 15.1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01): 110-129; C. West, & D. H. Zimmerman, "Doing Gender," 125-151.

- 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自我敘說研究中的真實與真理：兼論自我敘說研究之品質參照標準〉，《應用心理研究》，56（臺北，2012.12）：19-53。
- 帕特夏 (Patricia) 著，《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 (*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 》(夏傳位譯)，臺北：巨流，1997。
- 高淑清，《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麗文文化，2008。
- 張珣，〈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以當歸為例〉，《考古人類學刊》，67（臺北，2007.06）：71-116。
- 陳雅萍，〈身體·歷史·性別·權力：舞蹈劇場與臺灣社會，1980s-1990s〉，《民俗曲藝》，161（臺北，2008.09）：39-81。
- 楊婉瑩、林珮婷，〈當「男女有別」變成「男女不平等」——性別角色認知與政治效能感〉，《女學雜誌》，29（臺北，2011.12）：121-172。
- 克蘭迪、肯奈利 (D. J. Clandinin, & F. M. Connelly) 著，《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蔡敏玲、余曉雯譯)，臺北市：心理，2003。
- Ashmore, R. D., DelBoca, F. K., & Wohlers, A. J., "Gender Stereotype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Female-Male Relation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entral Concepts*, ed. R. D. Ashmore, & F. K. DelBoc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6, 69-119.
- Bourdier, P., *Masculine Domin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rownell, K. D., "Dieting and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Body: Where Physiology and Culture Collide," *Behavior Therapy*, 22.1 (United States, Winter 1991): 1-12.
- Bailey, L., "Gender Shows: First-Time Mothers and Embodied Selves,"

- Gender and Society*, 15.1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01): 110-129.
- Chang, S. R., Chao, Y. M., & Kenney, N. J., "I Am a Woman and I'm Pregnant: Body Image of Women in Taiwan during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Birth*, 33.2(United States, June 2006): 147-153.
- Connelly, F. M., & Clandinin, D. J., "Stories of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5(United States, June-July 1990): 2-14.
- Denzin, N. K.,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 Errington, S., "Recasting Sex, Gender, and Power: A Theoretical and Regional Overview," *Power and Difference*, ed. J. M. Atkinson, & S. Erringt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8.
- Gatrell, C., "Policy and the Pregnant Body at Work: Strategies of Secrecy, Silence and Supra-Performance,"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18.2(United States, March 2011): 158-181.
- Harper, E. A., & Rail, G., "Contesting 'Silhouettes of a Pregnant Belly': Young Pregnant Women'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Body," *Aporia*, 3.1(United States, January 2011): 5-14.
- Josselson, R., "The Ethical Attitude in Narrativ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ities," *Handbook of Narrative Inquiry: Mapping a Methodology*, ed. D. J. Clandini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7, 537-566.
- Linstead, S., "Objectivity, Reflexivity and Fiction: Humanity, Inhumanity and the Science of the Social," *Human Relations*, 47.11 (United States, November 1994): 1321-1346.
- Moen, T., "Reflections on the Narrative Research Approach," *International*

-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5.4(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06): 56-69.
- Muller, J.,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rimary Care,"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ed. B. F. Crabtree, & W. L. Miller, London: Sage, 1999, 221-238.
- Murphy, E., "Risk, Responsibility, and Rhetoric in Infant Feed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9.3 (United States, June 2000): 291-325.
- Nash, M., "'You Don't Train for a Marathon Sitting on the Couch': Performances of Pregnancy 'Fitness' and 'Good' Motherhood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4.1 (Amsterdam, January-February 2011): 50-65.
- Neiterman, E., "Doing Pregnancy: Pregnant Embodiment as Performanc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5.5(Amsterdam, August 2012): 372-383.
- Sandelowski, M., "Telling Stories: Narrative Approach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mage: Journal Nursing Scholarship*, 23.3(United States, September 1991): 161-166.
- Warren, S., & Brewis, J., "Matter over Mind? Examining the Experience of Pregnancy," *Sociology*, 38.2 (UK, April 2004): 219-236.
- West, C., & Zimmerman, D. H.,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United States, June 1987): 125-151.